



忽必烈的挑戰

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

京都大學大學院 文學研究科教授 杉山正明 著

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如何帶領
草原起家的大蒙古邁向海陸通商之路

本書1995年的單行本《忽必烈的挑戰—蒙古邁向海上帝國之路》(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國への道/朝日新聞社・1995年)獲「三得利學藝獎」(サントリー学芸賞)。

「杉山正明的這部作品，為我們展現對世界史嶄新的思考方式。」——

山內昌之(東京大學教授)，1995年三得利SUNTORY學藝賞評審感言。

忽必烈的挑戰

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

クビライの挑戦
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

杉山正明著
周俊宇 譯



廣 場 出 版
AGORA
OF BOOK REPUBLIC

廣場 全球紀行09

忽必烈的挑戰

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

作者 杉山正明
譯者 周俊宇
美術設計 達人整合設計 (nakayama@dasein.com.tw)
責任編輯 葉新亭
內文排版 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版 廣場出版

發行 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3號6樓

電話 (02) 2218-1417

傳真 (02) 8667-1851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Mail service@sinobooks.com.tw

官方網站 <http://www.bookrep.com.tw/newsino/index.asp>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二〇一二年九月

定價 3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

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
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OKI)著；周俊宇譯。
-- 初版。-- 新北市：廣場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2.09
面：15X21公分。-- (全球紀行09)
譯自：クビライの挑戰 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
ISBN978-986-87829-9-0(平裝)

1.忽必烈 2.元世祖 3.蒙古帝國
625.734

目錄

第一部 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 1 蒙古及其時代 002
蒙古的出現／眼目所及的歐亞世界／世人對蒙古時代的印象
- 2 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010
耐人尋味的解讀／杭州入城的實際情況／沒有「政治」的繁榮
- 3 中亞、伊朗被破壞了嗎？ 021
成吉思汗的西征與「破壞」／中亞的「大屠殺」／中亞並未荒廢
- 4 俄羅斯的不幸是真的嗎？ 028
「韃靼的桎梏」／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評價／邁向俄羅斯帝國的道路

5 元代中國是悲慘的嗎？ 039
壓抑、搾取、人種歧視存在嗎？／科舉與能力主義的夾縫／元曲述說的事物

6 責難與稱讚 045

以文明為名的偏見／反作用下的「極端美化」

7 世界史與蒙古時代 050

不確切的體系論／展望世界史的視角

第二部 世界史的大轉向

1 改變世界史的那一年 062

阿音札魯特戰役／戰役之後／兩個蒙古汗國的對立／蒙哥的猝死

2 忽必烈營帳 077

忽必烈的課題／混沌的東方／為何是金蓮川？／一種印象

3 忽必烈與他的策士 088

蒙古左翼集團／謎樣的忽必烈／決策集團與實務部屬／對中國的戰略

4 奪權的過程 103

鄂州之役／忽必烈之亂／世界史的大轉向

第三部 忽必烈的軍事與通商帝國

1 大建設的時代 114

以何為國家之範／第二次創業／「首都圈」的出現／巨大的首都／與海相連的都城／
以運河串連海運與陸運

2 系統化的戰爭 147

令人驚嘆的襄陽包圍戰／南宋作戰的難處／經略戰爭的思想／蒙古水師的出現／
新武器「曼札尼克」／令人訝異的骨牌效應／一統中國

3 躍居海上帝國 173

南宋的遺產／世界史上最早的海洋艦隊／海洋與內陸銜接

4 重商主義與自由經濟 186

忽必烈政權的經營戰略／國家收入來自商業利潤／白銀流通／通行歐亞的重量單位／紙幣是萬能的嗎？／「高面額紙幣」是鹽引／歐亞世界通商圈

5 為何未盡全功？ 226

蒙古體系／過早的時代／作為記憶的體系／該是回首時

後記 248

學術文庫版後記 251

第一部 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1 蒙古及其時代

蒙古的出現

西元十三世紀初，在日後被稱作蒙古高原的大草原東北隅，有一支小小的遊牧集團正急速地壯大勢力。他們的首領名叫鐵木真。他所領導的名為「蒙古」的集團，一舉整合了割據戈壁以北的突厥·蒙古系大大小小各個遊牧集團，其間只花了三年。其後，在鐵木真子孫於伊朗一帶所樹立的蒙古政權之一，屬於遊牧民聯合體的「旭烈兀·汗國」(Hülegü ulus / 譯注：ulus為蒙古語，原意為部眾，日後轉有國家之意。漢字多以意譯作「汗國」，亦可以音譯寫作「兀魯思」)，俗稱「伊兒汗國」(Il-khanate)的這個國家裡頭，帝國歷史是以波斯文來書寫的，當時的宰相兼歷史家拉施特·哀丁(Rashid-al-Din)在擔任編纂長官時，就曾以「得天時」來形容鐵木真的稱霸。

一二〇六年春，鐵木真在鄂嫩河(Oron youl)上游美麗又遼闊的草原上舉行即位儀式，自稱成吉思汗(Cinggis Qayan)。接著，他又以蒙古語「大·蒙古·兀魯思」(Yeké Mongol Ulus)即「大蒙古國」，來為這個新的遊牧國家命名。

這位新興國家的領導者，針對周邊區域陸續規畫了遠征。那也是聚集到成吉思汗旗下牧民們的期望。他們自知只要能夠集結自身的力量，在政治、軍事上就能形成強大的勢力。再者，遠征的成功，也等於是保證了豐富的物資及財富。

並且，成吉思汗也非常清楚，若是不立即規畫一場舉國一致的對外征服，這個遊牧民聯合體很快就會瓦解。那是因為以中國北部金朝為主的周邊諸國，最是擔憂看到蒙古高原上牧民們的統一，所以長期採取令遊牧民集團彼此敵對的政策所致。若僅止於滿足高原的統一而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將促使離反或內應的臥底者很快就會出現。對外戰爭正是令各路牧民團結一致最快速的方法。

如此，成吉思汗所率領的遊牧民們，走上了對外征伐的旅程。他們的旅程，跨越世代一直持續了數十年。這個原本只不過是各色人等聚集的政治軍事集團，透過了這樣的軍旅與擴張，使得彼此之間形成了強烈的一體感，開始出現一種共同自我認知為「蒙古」的觀念。

眼目所及的歐亞世界

他們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為共主，在極為短暫的歲月裡，就掃盪歐亞大陸急速擴張。然後，在十三世紀末，實現了人類史上最大的版圖。蒙古在大約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內，一直處在世





界與時代的中心，為歐亞歷史走向奠定轉變方向之後，就與長期下來的天變地異同時頹傾，急速退出世界史的舞臺。

此間，歐亞的東西以及南北，在蒙古的支配下彼此產生聯繫，他們不得不要受到來自蒙古的強烈影響。因此，從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後半的時代，正是「蒙古的時代」。

這樣的狀況，就目前所知，是人類歷史開始以來首次發生的事態。世界在西歐列強影響下以地球規模合而為一，實際上是十九世紀後半以後的事。但是，早在六個世紀以前，雖然還不是地球規模的世界觀，但「歐亞世界」就已作為一個「世界」被連結起來。如西歐人或西洋史家所思考的，就算將西歐進軍「世界」回溯到自哥倫布開始的「大航海時代」，蒙古的征服也比它早了兩個世紀。

「蒙古時代」之前，中國、印度、中東、地中海區域等幾個「文明圈」，雖然彼此之間多少有些聯繫，但隨著蒙古的出現，可以說已經不能再對其他「世界」或「文明」維持過去那種全然無知的曖昧狀況了。在此，「世界史」終於第一次具有了名實相符的整體面貌。

世人對蒙古時代的印象

至今為止，有關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歷史，都遭受種種的非難與惡罵。暴力、破壞、殺

戮、壓制、榨取、強奪、強制、無知、蒙昧、粗野、野蠻、粗暴、狠辣、奸佞、邪惡、無恥、放縱、不寬容與非文明等等。其中許多中傷都有著明顯的意圖。

關於蒙古，一般都是惡評。尤其將蒙古視作「文明破壞者」的想法，自古就反覆不斷。例如，當人們討論伊朗乃至於伊斯蘭等中東地區的落後時，往往都將原因歸咎於「蒙古的破壞」。此外，有關俄羅斯也是一樣，從帝俄時代到蘇聯時代，甚至是最近，都喜歡用「韃靼的桎梏」這個用語來形容蒙古的支配對俄羅斯而言是多麼地殘酷與苦澀。

特別是在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韃靼的桎梏」此一形容，就收錄在小學教科書中。這種觀念跨越世代，作為一個不能被遺忘的「民族」記憶來理解，持續宣傳。

俄羅斯人對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種獨特情緒，現在看起來也很根深蒂固。這種憎惡與蔑視交織而成的情緒，當然也會在對象一方引來獨特的情緒，然後沉澱、堆積在心底深處。這成為受種種因素影響牽動的俄羅斯及其周邊情勢之中，不能忽視的一個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將蒙古當作壞蛋形象來處理最為普及深入的是中國史。尤其在日本，從高中的世界史教科書，甚至是大學入學考試用的參考書中都充滿這些觀點。

其相關內容如下——蒙古時代的中國，身為支配者的蒙古蒙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的中國文化。因此，一直以來支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就陷入懷才不遇的處境。對於曾被稱

作「士大夫」或「讀書人」的他們而言，參加高等文官選拔測驗即「科舉」及格，參與王朝政治才是人生目標，也是希望。但是，在蒙古統治下長期以來未舉辦科舉，他們通往高級官僚的路被阻擋了。科舉到了元代中期終於再度開辦，但也不過是極微小的規模。

並且，一般認為蒙古治下的中國，因人種或地區來定義的四種階級身分制度很嚴重。最高等者當然是身為支配者的蒙古。第二等是被稱作「色目人」的異邦人，包含了以畏兀兒為主，以及被稱為黨項（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亞來的康里（Kangly）和阿爾根人（Arghin）、歐亞西北草原的克普恰克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蘇特人（Asud，即現奧賽提亞人/Ossetic），還有中亞、西亞的穆斯林，遠至歐洲人。第三等是總稱為「漢人」者，所指的是過去相當於金朝領域的中國北方居民，在所謂的漢族之外，尚包括遼朝契丹帝國後裔的契丹族及金朝支配階級的女真族。接著第四等是過去為南宋國居民的中國南方人，稱作「南人」。

至於人數，愈到下層就愈多。作為少數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地利用人種或語言，生活習慣或文化傳統等差異，將自身的支配引導到有利方向上。其中最悲慘的是「南人」。他們被定位在社會的最低層，必須受到歧視及虐待。尤其最可憐的，就是儒者。在傳統中國王朝必受重視的儒者們，現在被認為只會耍嘴皮子又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這句話流傳，意思就是如果將社會畫分為十個階層，儒者是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而排名在儒者上頭的第八名，則是賣春婦。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斷了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將所壓抑的不滿及能量，宣泄到過去不曾顧盼的庶民文化領域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名為「元曲」，一種融入口語體曲樂的舞臺戲劇肯定，其他也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庶民文化普及。這原本應該作為蒙古統治下之中國光明的一面來給予評價，但卻被形容作「總之是因為處在壓抑環境下才出現的事態，是一種抑鬱日久能量流洩出來的產物」。但，即便以常識來思考，也會覺得這是歪曲無理而奇怪的邏輯。

以一句話來說，蒙古對中國來說只是一個災難，一直以來的「常識」都這麼認為。其大致上皆以科學的停止、四階級制的確立、負面能量流露所造成的庶民文化興盛的這三點慣用說法來解釋。

蒙古對中國及其民眾而言，就象徵著混亂、壓抑和榨取。在南宋時代完成舉世矚目發展，達到世界最高社會、經濟、文化、技術水準的中國，在此嘗到了可以說是致命傷的絕大重創和挫折……。

這樣的一種印象，其實在中國史專門研究者裡頭也相當普遍。但是，在我們要討論的十三世紀當時的中國南方杭州，卻正是因蒙古才成為歐亞世界中頂尖的巨大百萬城市的。有關此一實例，以下想再稍作詳細說明。

2 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耐人尋味的解讀

法國向以悠久傳統的「支那學」著稱。作為現代法國漢學代表的碩學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寫落入蒙古軍手中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況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著作序文中，作如下敘述：

「一二七六年，是杭州被蒙古族攻略，中國全境在歷史上首次為蠻族所占領的一年。這是一個對所有文化都採取叛逆的立場，只固執於「為戰鬥而生」民族傳統的蠻族，這群已完成令西方世界驚嘆之大型征服事業的遊牧民，又將中國全境徹底征服，這給中國精神帶來了幻滅。蒙古族的占領給當時世界上最富裕、最先進的文明之國中國加諸了深刻的打擊。正因為蒙古族征服前夕的中國文明，在許多方面都是最輝煌的，所以這個歷史事件更可以說是給中國歷史造成了重大挫折。」

這裡鮮明地反映出將中國與西方世界作為文明國度，將蒙古等遊牧民定位作蠻族的荒唐意